

草木散记

芸香杂说

何频

韦力说《芸香草的味道》，借着新出版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谈了一则关于天一阁藏书使芸香辟蠹的掌故——书中也谈到了参观宁波天一阁，参观完的转天费老还惦记着天一阁藏书避蠹所用的香草是不是广西所产，他命张冠生了解此事，而张先生首先查了《宁波市志》中的所載：“书芸草以除蠹鱼，桐安英石以避潮湿。”此两物我在天一阁内均有得见，但天一阁善本处主任倪国庆先生告诉我，其实英石对吸湿完全没效果，他带我到天一阁内特地看了此石。而芸香草直到今天，天一阁仍在用，其善本书库内放着大量的芸香草布包，此物是否能起到防虫的作用，亦有不同说法，但到达善本书库时，一开门，扑面而来的就是强烈的芸香草味道。以我对古书的偏爱，使得我对这种味道颇为熟悉，我觉得芸香草所营造出的香气，已然是藏书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汇报读书周报》2019年6月24日）

“多多积卷传司马，细细芸香辟蠹鱼。”（清人折思行）芸香作为藏书防虫的特殊植物与药草，已经被神化和符号化了。然而，它到底是哪种香草？为了解答费孝通的疑问，张冠生查阅《辞海》所说的“芸香草”——禾本科，又名香茅筋骨草，产自广西。不错，现在广西金秀县打出香茅草特产招牌，淘宝网上有卖。但古籍版本专家赵万里别有一说，他说天一阁辟蠹防虫的芸香草，是菊科之除虫菊。

从1930年起，二十六岁的赵万里少年得志，开始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部考订组组长、金石部馆员、编篡委员会委员，协助徐森玉（兼任采访部、善本部、金石部主任）工作。作为最高级别的访书和采购大员，他在1931年8月中旬，兴冲冲和郑振铎同行，专门探访天一阁。可因为范氏家族主事者不在吃了闭门羹：在宁波勾留了一星期，天一阁去了两次……我们本想直奔阁上参观，因为范氏族长不在，无人负责招待而罢。后来请鄞县县长陈冠灵先生和小学校长范鹿其先生交涉，又因范氏族中主事者到乡下收租去了，一时不得回来，我们急于离甬，参观阁书之议遂无形搁置。（《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

赵万里不罢休，1933年7月25日至31日，由蔡元培具函介绍，经鄞县县长陈冠灵接洽，获范氏家族允准，终于得以登天一阁观书。编辑书目目录。“在此期间，所有监视我们的范氏族人的伙食费，都有我负责筹款担任。”赵万里说，“我们发现好几个柜子里都有蠹鱼，因此对于传统的保存阁书的秘诀，发生疑问。故老相传阁里的书全都夹着芸草，可以防蠹；柜子下镇着浮石，可以吸收水分。这完全是神话。其实天一阁所谓芸草，乃是白花除虫菊的别名，是一种菊科植物，早已失去了它的除虫的作用。浮石不知从郭外哪个山里搬来的一种水成岩的碎块，并无什么吸收空气中水分的能力。现在阁里的书，遭虫蛀的，数不在少。东边一个柜子里，装着六部不全的成成本《宋史》，没有一部不遭虫蛀。所以科学防蠹的工作，实是今后保存阁书最要的一着。”（刘波：《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第136页。中华书局2018年8月第一版）

芸香究竟何物？传说从何而来？古之《梦溪笔谈》卷三有“芸香辟蠹”一条：“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



「文汇报」微信二维码

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菝，今白芷是也。”沈括已经指出植物学上同名异物、一物多名的现象。

此七里香叶似豌豆，众说纷纭中，有说即报春花科的零陵香。不对！吴状元《植物名实图考》说芳草，芸和零陵香各自不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胡道静《梦溪笔谈校正》，为考证“芸香辟蠹”，逐一排列出十二条文献资料。第一，他举例《说郛》所收沈括《忘忧录》记“芸草”：“古人藏书，谓之芸香是也……南人谓之‘七里香’。江南极多。”第八，举例宋人王钦臣《王氏谈录》：“芸，香草也，旧说谓可食，今人皆不识。文丞相自秦亭得此种，分遣公（即钦臣之父王洙），岁种之。公家庭砌下，有草如苜蓿，摘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尔雅》所谓，权，黄花者。’”胡道静就此作按语：芸香，芸香科芸香属，南部欧罗巴原产，多年生植物，茎高至三尺；叶复叶，互生；花黄绿色，开于夏日。此植物之全部皆香气甚盛。

开黄花，花黄绿色。此乃又名七里香之芸草特征。更进一步说，它长的样子，像豌豆，也像苜蓿。而苜蓿与豌豆的叶子，的确有些近似。

这就是了——最早，《说文解字》曰芸：“艸也，似苜蓿。从艸，云声。”

看看，不是禾本科的香茅草，不是菊科之白花除虫菊，不是报春花科的零陵香，都不是。因为它像苜蓿，立刻就提示了我，让我想起了大前年端午节时的商洛之旅——那天上午在贾平凹老家丹凤县城，古代的花戏楼，背倚青山临着昔日水码头、现在的县文化馆，它后门通着后街，“古龙驹寨”大牌坊之后，是一道漫上坡大街，人们正在赶集，卖各种各样东西。麦收农具以外，还有红薯秧、粽子叶、艾草、枇杷和黄杏。还有一种垛着的干草束，枯如豆秸模样，老妇人叫它香苜蓿。我问怎么用，曰磨碎了作调料，很香的。

我一两年都没有反应过来，但我记住这香苜蓿了。

隔年为访茶再去西藏，这次特地去了藏南。在云雾缭绕的墨脱县城的早市上，临江可以听到雅鲁藏布江湍急的水流声，当地人和云南、四川、陕西人聚集一起，卖土产和园蔬，竟然有卖扎耳根和香苜蓿的。扎耳根即鱼腥草是鲜的，和红薯秧有些相似。香苜蓿和丹凤县城里卖的一样。我则因为提前买到了一本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彩图版《西藏野花》，按图索骥，其中有一“毛果胡芦巴”一目——它与黄花菜决明略似，藏语叫吉布察交，汉语为毛茛苜蓿。说明系豆科，胡芦巴属植物。分布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我国西藏东北部和西南部，另外，青海、云南、四川、陕西等也有分布。

接近我要寻找的目标了！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本草药名汇考》，程超寰和杜汉阳编著，第565条胡芦巴，记载其名出《嘉祐本草》，系豆科植物胡芦巴的种子。其异名又曰芸香草、芸香、香草、苦苣菜、苦草、香苜蓿。对住了！都对住了！它也符合《现代汉语词典》释“芸香”：“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子羽状分裂，裂片长圆形，花黄色，结蒴果。全草有香气，可入药。”

胡芦（芦）巴。香苜蓿。芸香草。“细细芸香辟蠹鱼”——这才是《说文》和《梦溪笔谈》所言之芸香也。固然现代人有了科学的防虫防蛀手段，可美丽而诗意的“芸香”传说，依旧味道十足，使我意犹未尽。

2019年7月8日，己亥农历六月六，古晒书节于甘草居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谭延闿登上了停泊在广州城外的永丰舰。二十个月前，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到永丰舰上避难，生活、工作达五十五天，永丰舰一度成为国民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意外地成为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其时，谭延闿身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登舰后由舰长欧阳琳（沧生）“导观各炮位及大元帅前年所居室，议论久之”。广东省长杨白也过来作陪，一干要员在甲板上饮食，“亦有别致”。

然而，兵气纵横的舰上竟然有一位琴人。谭氏参拜孙中山旧居后，“俞参谋者一琴师徐姓来”。既然以“琴师”称之，此君大约不是舰上的人；从上下文观之，他也参与了宴谈诸公座谈与宴会，然后：

食罢，徐君弹《平沙落雁》《渔樵问答》《阳关三叠》各一遍，鼓《阳关》时以歌佐之，虽低音，自然清雅，浙人故不也。徐之琴有牛毛纹，自云宋末元初物。余视其腹中有墨书曰“顺治辛卯”（引者按：原文如此）月豫章琴师徐大来造”，然徐云此顺治修补时所题，然何以不曰“修”而曰“造”耶？

友人朱铭读《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2月）至此，以考出徐姓琴师名字为憾，遂勉力为之。

自然先考察具有军事背景的琴人。查阜西出身海军学校，李伯仁系海军军官，但他们均不姓徐，自然可以排除在外；徐森（芝孙）身在军政界，但是江

我在乡下读中学的时候，最初教我们地理的老师姓孙。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具体原因也不能说。那个时候，和学校里的大多数男老师一样，孙老师也是“一头痛”。

不过与其他老师家属一般在生产队里种地不同，孙老师的妻子生活在学校里，和孙老师生活在一起。起初我们还以为孙老师妻子有工作吃计划，后来才知道她也是农村妇女。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七岁，上一年级，二女儿六岁，儿子五岁。不上学的姐弟两个经常把教室的后门推开一条缝看他们的爸爸给我们上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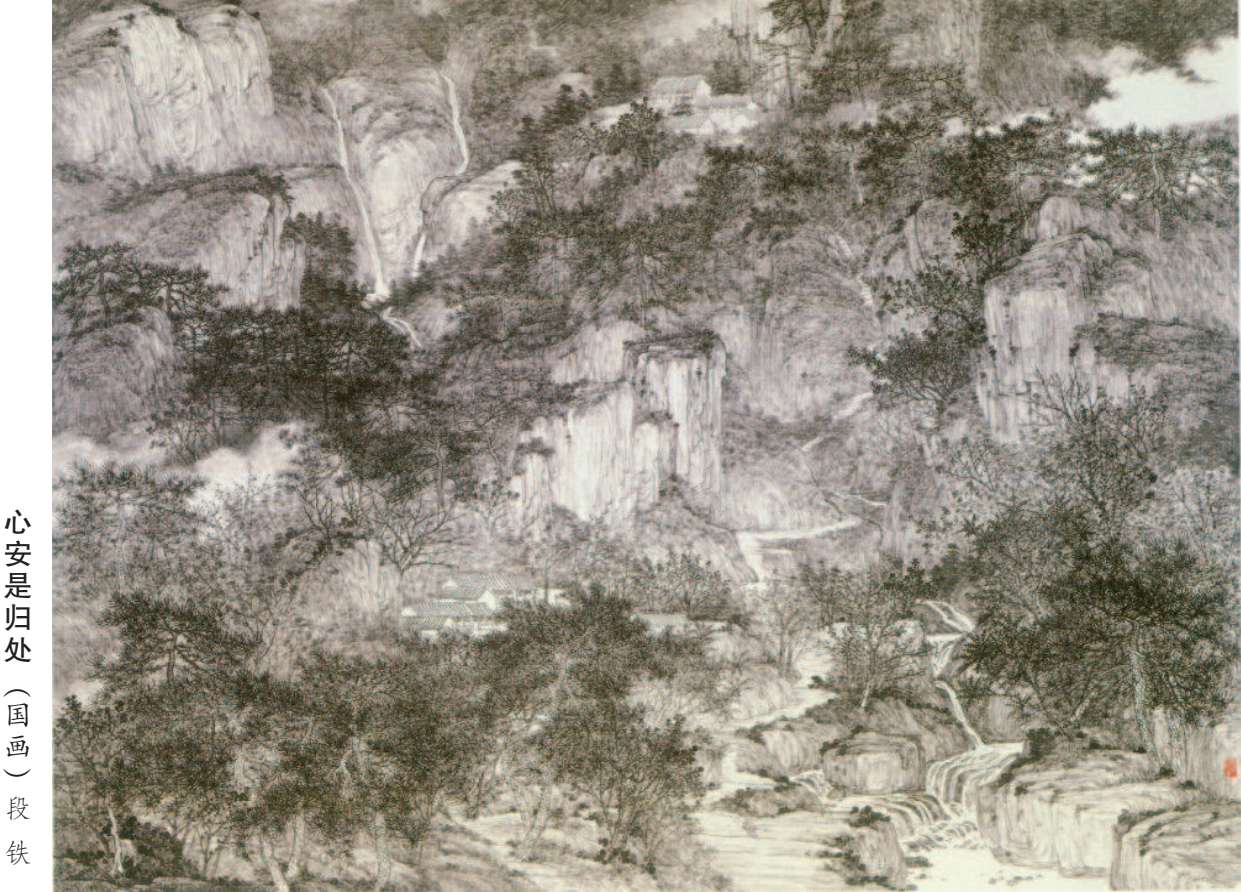
孙老师家就在我们教室隔壁，本来也是三间开的教室，老师们没宿舍，学校就把教室改造了，所以我们初中这排房子，中间是两个初一班，两头是教师宿舍。孙老师一家与苏州来的张老师一家共享西头的教室，两家各占一间半，中间用高粱秸糊上泥巴隔开。

说是隔开，其实横梁以上都是通的，晚上稍重的喘气声就像在耳边，夜里谁家放个响屁就像在自家床上。孙张两家各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儿子，没事经常把隔断上的泥巴抠下来，透过抠出来的泥巴洞呼喊对方的名字，嬉闹尖叫，害得两家大人不停在墙上糊报纸。次数多了，孙老师的妻子就心疼，心疼就不高兴，不高兴就嘟囔，唠唠叨叨，说毁掉的报纸可以剪多少鞋样子啊，可以糊多少格裤啊，啊，啊。孙老师听了就烦，烦了就训斥她。孙老师一训斥，两个人就吵起来，吵起来他妻子嘴里就不干不净地开骂。她一骂，孙老师脸就憋成核桃皮状，走开拉倒。可是遇到的生活琐事实在太多了，孩子感冒，盐巴没了，张老师的鸡啄了他们家锅灶上的黄瓜，放在走廊上的煤球被雨淋坏了，儿子又摔倒了……他们两人嘴上的战争就没断过，孙老师的脸经常憋成核桃皮样儿，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孙老师妻子不客气地回怼他上辈人，后来都懒得

看孙老师的脸。王八一嘀咕：“窝囊的男人，不能劈头盖脸地揍嘛……”也是，有时我们正上课，隔壁突然就跑过来一句女人的恶骂。

和后来教我们高中语文的赵老师不同，孙老师是个很讲究的人，衣服从来都穿得板板正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喜欢把头发梳成三七开，那时没有头油更无发胶，孙老师就用水为头发定型。他的白衬衣领口永远洁净。他永远让人看不到自己的胡须。他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得干干净净。他只穿黑皮鞋，皮鞋天天擦得锃亮。他近视眼，戴宽边黑色镜框，镜片永远洁净，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又大又不亮的一双眼睛。他脸色苍白，看上去有严重的营养不良，但说起话来湿润有力。总之，他不像个本地人。据说因为这个，他老婆坚决不在家里种地了。

其实孙老师就是本地人，他爷爷曾是方圆几十里地的名乡绅，他父亲一生为农人却学问满腹，他们的家境十分殷实。不过1958年孙老师大学毕业时，孙家早已中落，家中成分的原因，学习桥梁工程设计的他到了1959年建成的这所乡间中学任教。起初教数学，后来教语文，还教过物理和化学，到我们改教地理。没有姑娘愿意和孙老师结婚，一直到1971年，经人牵线，三十五岁的孙老师才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



心安是归处（国画）段铁

你们看我的皮鞋

张莹

孙老师爱人是那种粗壮泼辣，开口就能作广播喇叭的农村妇女，他们两口子吵架，孙老师爱人最狠的咒语是：“要不是我，你们孙家早绝户了……”她一以孙家恩人自居，孙老师就只能要么不言语，要么摔了门走人。只要孙老师摔门，一般情况下，几秒钟后孙老师的儿子会突然扯直了嗓子大哭。接下来，孙老师妻子就会怒吼：“有本事别回来——你个野种嚎啥嚎！”紧接着，我们会再听到一声门响，儿子的哭声由屋内变到了教室的走廊上。于是孙老师要么回家，要么把儿子领走。有几次，孙老师的妻子在隔壁歇斯底里地尖叫，弄得我们都没法上课。

孙老师上课很温和，他上课的内容我大多过耳就丢到九霄云外，但我记住了他上课说话的声音，我只对他的声音感兴趣，他是所有教我的老师中唯一用普通话上课的人。她妻子特别讨厌他用普通话上课，说他这样纯粹是因为几年墨水把脑子喝坏了，不会说人话。凡这样的唠叨，孙老师永远沉默。他要么自顾自看书，要么端起脏衣服到学校食堂前的水塔下洗衣服，但看书的时候多。孙老师看的书，是厚厚的《资本论》，平时就丢在教室走廊上他们家的煤球炉旁，他妻子有时会随手撕下一页来为自己的儿子擦屁股，孙老师看见了也不制止，他会把撕得已经不全的书拿起来接着看下去。但孙老师

偶尔会看的一本新华字典不允许其他人碰，那字典都被他翻烂了，他有时一看就是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字典是什么意思，语文老师有一次说字典就是帮助我们解决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词是什么意思，我们既佩服又羡慕孙老师，他竟然能有这样的宝贝。我特别喜欢孙老师翻字典沉默不语的样子，感觉那时的他就像一个有魔力的深洞，浑身布满强大的吸力与诱惑。

凡是孙老师喜欢的，他妻子就反对。说他看字典不顶屁用，说他上课妖气，说他穿衣打扮不像个男人，说他教地理就是被人瞧不起。“你把皮鞋擦那么亮，给谁看？”有一次她又在隔壁的家中大嚷大叫。我们没有听到孙老师有什么反应。隔了几秒钟，就听他妻子开门到走廊上边叮叮当当收拾饭碗边嘟囔：“一天到晚梳头梳头梳头，娘们都你梳得勤快，一个男人把自个头弄来弄去干嘛……”说着说着又进屋去了。这时预备铃已响，接下来就是孙老师的地理课。忽然，隔壁嗷嗷嗷连续两声巨响，把我们吓一跳，还没回过神来，就传来孙老师妻子又哭又骂的尖叫：“你打死我呀，你个断子绝孙的打死我算了……”接着一阵乒乒乓乓，轰隆隆乱响，夹杂着孙老师妻子啊啊啊啊的尖叫。打起来了！我们跑到教室外，挤着脑袋往孙老师家看。只见隔壁的张老师穿着拖鞋慌慌张张从家里跑出来，一边让我们回教室一边冲进孙老师家里，口里喊道：“孙老师，莫打架，莫打架……”

班长勒令我们回班，我们回到座位上，莫名兴奋，叽叽喳喳，有人突然说了一句：“这回孙老师动真的了！”居然引起一片哄笑。班长说：“别说话！”于是大家安静下来，教室里又有了一丝紧张的气氛，是孙老师的地理课，他还来上课吗？这时候，就听到孙老师爱人边哭边骂地开门走了，应该被张老师劝到其他地方去了。

大约又过了五分钟，走廊上闪过熟悉的身影，教室里一阵骚动，孙老师推开门，走进教室。班长喊了起立，孙老师这次只是摆了摆手让我们坐下，他自己两眼通红，透过镜片看着我们。再看他，头发依然一丝不苟地三七开，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白衬衣还是那么整洁，只是平时干干净净的脸上满是手抓的血痕，跟鸡挠了似的。

我们正不知所措，当！孙老师把一只脚架到了讲台上，他第一次用土话在课堂对着我们说：“跟我打！看看我这皮鞋！”他的皮鞋依旧擦得锃亮，一尘不染。

那堂课后来上了什么内容实在记不起来了，我对地理课本就没兴趣。只是记得，打架事件不久，孙老师一家挪到了食堂前面的教工宿舍，不再与我们为邻。

后来，我一度猜测孙老师向我们亮皮鞋和说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是向我们宣示男人尊严和忍无可忍吗？是在宣泄家庭生活的琐碎？是在表达那时的我们不易察觉的幽默与自嘲？还是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有点酸迂男人的应激反应？无论是什么，都是一个乡村教师曾经鸡零狗碎的现实生活。我敢断定，他或多或少地已经影响了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那影响是什么，有多大。

我有时仍会在某天读书时想到孙老师，他似乎仍然在说：你们看我的皮鞋！

约正是其间。当其时也，第一军的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有刘峙（据徐元白文孙徐君跃先生告，徐文镜系其秘书）、顾祝同、钱大钧、韩德勤等人，团长有孙元良、薛岳、蒋鼎文、卫立煌等人，数年后，悉为国民党要人。一九三四年后，徐元白重回军政界，自然离不开这多年来积累的人脉。可以想象，这些经历最终都成为沉重的历史负担，压在晚年徐元白的心上，再不提起。

既然徐氏兄弟追随孙中山革命颇久，长期在广州一带工作，谭氏笔下那位永丰舰上的徐姓琴师，会不会是其中一位？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发现二〇〇七年五月蔡积悦在复旦大学一个民乐组织讲座时，提过一位“……徐元白先生则是国民党中央先前的幕僚之一，可能还是过中山舰——当然，这个没有看到过史料确证”，赶紧向蔡兄请教。蔡兄说，大约是二〇〇三年前后的某次西隅琴社雅集中，他亲闻徐元白之子徐匡华（1917—2007）先生说起。在孙孙中山，或有夸饰，但上过中山舰，指向明确，是不会错的。鼎革之前，徐匡华已过而立之年，父亲的这些特殊经历，恐怕自小耳熟能详。

那么，中山舰和永丰舰有什么关系，徐匡华何以会记得父亲上过中山舰？一九二四年四月谭延闿登舰后两年间，永丰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25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四月改名为“中山舰”以志纪念；二是1926年三月发生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转向决裂的开始。

己亥六月晦前二日

永丰舰上的琴人

严晓星

苏六合人，自然也可排除。谭氏强调“浙人故不凡也”，或许与他极其推重蒋介石有关。姓徐的“浙人”，很容易让人想到徐元白（1893—1957）、徐文镜（1895—1975）兄弟。据《今虞琴刊·琴师问讯录》，徐元白能弹的曲谱是《高山》《潇湘》《渔樵》《春山》《墨子》《洞天》《平沙》《鸥鹭》《静观》《渔歌》《秋江》《普庵》《岳阳》《搔首》《列子》《神游》，徐文镜是《平沙》《良宵》《高山》《鸥鹭》。谭氏所记三曲，两曲见于徐元白，一曲见于徐文镜。不过，《平沙》《渔樵》流传极广，几乎到一定程度的琴人都能弹之，并不具备独家或罕传琴曲的标识度，所以只能供参考而已。至于《阳关》，不仅弹奏技巧极为简单，而且当时有贬斥琴歌之风，视弹唱为江湖派，徐氏兄弟若能弹《阳关》而没有写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徐元白，能弹琴曲罗列已多，增此一曲并不能加分。《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又载徐元白藏琴六张，因为信息过简，也无法就此入手。

徐氏兄弟早年从事军政，材料都很少。易代之际，徐文镜远走台、港，徐元白则留在杭州半角山山房，生活陷入困顿。查阜西一九五三年六月写道：

一九三三年游杭州时，在湖边某寺听章粹琴师弹琴，由章介绍相识，问其身世，据称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充幕僚，其时国民党取得政权，彼反赋闲，在杭州屋而居。问其故，笑而不答（自己在湖边盖屋未完工）。久后始知徐为李（济深）系干部也。（《查阜西琴学文萃》第26页）

查阜西意在向民族音乐研究所推荐徐元白等人为通信研究员及特约演奏员，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窘境，故此措辞极为审慎。国民革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是一直被肯定的，因此提到了徐元白在国民革命中的身份；再以徐元白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赋闲，暗示他与国民党并不密切，离权力层较远；他又因李济深在新中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点明徐元白与李的关系。李、徐有旧，自然不假，一九三三年徐氏兄弟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就是出于李济深的引荐。

徐元白等人作为通信研究员及特约演奏员，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窘境，故此措辞极为审慎。国民革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是一直被肯定的，因此提到了徐元白在国民革命中的身份；再以徐元白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赋闲，暗示他与国民党并不密切，离权力层较远；他又因李济深在新中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点明徐元白与李的关系。李、徐有旧，自然不假，一九三三年徐氏兄弟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就是出于李济深的引荐。

而徐元白一九三三年之前的经历，如今所知如此之少，可能也就预示着他与国民党权力层关系未必多钱。他“任何应钦秘书，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进入福建后，曾任县长”（《徐氏双杰》，政协台州市椒江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页）等等，近年才被人渐渐提及，大约可见端倪。北伐军攻占福建在一九二六年，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正是何应钦。徐元白任其秘书，大